

窗外那棵橘树



名家新作

□高书华

站在我家厨房，抬眼就能看见楼下那块绿地。绿地中长着一棵橘树，叶翠枝壮。按说，这里是不该有橘树的，这里不是南方，是东北，冬天大雪封地，天寒地冻，冷不容它。它却是长在那，意味着一场生存的挑战。

它是我栽在那里的。

三年前，女儿用车从单位拉回来两棵盆栽的橘树，嘱她妈妈和我：这橘树我种的，在单位养了两年，现在工作太忙，没时间弄弄它了，你们好好养着吧，三年结果，明年就能吃上橘子了。

我和妻都算不上特别喜欢花草的人。家中养了几盆绿植都属泼泼实实养不好亦养不死的那种，浇点水就能活，用不着格外上心照料。这两棵橘树进到家可就不一样了，一进门就开始享受特殊待遇。定时浇水、定期施肥，有事没事站它跟前瞅一会儿，看看有没有病虫害什么的。这样待它，并不仅仅是指望它早点结果，更重要的是女儿给的任务，一定得养好，不然，没法交代。

要说这两棵橘树也真是赏脸，没过多久，长得郁郁葱葱，一派鲜活。特别是主干，高挑着刚刚发出的嫩叶一个劲往上蹿，好像所有的养分都供给了它，大有戳破天棚直插云霄的势头。旁枝却是不怎么见长，两棵树高高细细，很不匀称。实在不可以这样任其长下去。倘若如此疯长，不但不会结果实，屋子高度恐怕也不够用。我和妻商量，决定给两棵树来个“斩首行动”。从主干上部拦颈截断，使其往横里长，不能任它可劲拔高。说干就干，我操起剪刀，咔嚓咔嚓，两棵细高的橘树顿时矮了半截，几个月辛劳浇出的鲜嫩枝叶哗啦啦散落一地，令人心疼不已。

本以为采取这种措施之后，两棵橘树就会旁枝斜生往横里长了。却不然，横向的枝条仍不见有叶芽冒出，倒是那主干历经劫难方显出一种挣扎不死的求生欲望，在被斩首的部位又赫然冒出两枝水汪汪的新芽，宣告着生命的顽强不屈。无奈，只好让它们继续生长。待长到一定程度再继续采取“斩首行动”。就这样，三年时间里，这种“斩首行动”少说进行了五六回，被剪掉的枝叶叶叶得有一抱。这期间，旁枝斜倒也并不是一点没长，赖赖巴巴，勉强勉强，总算是长成了两棵相对匀称的橘树样子。这让我和妻多少有些宽慰，养了三个年头总算有点成效。

这期间总是盼着它能早日结果。说是三年就能结，可这都五年了，一点动静没有。去找花市老板咨询，老板说：你那橘树是种的吧？若是种的根本就结不了果。我说：为啥呢？老板瞟了我一眼，哼了一声说：为啥？这么跟你说吧，你那橘树就是骡子。骡子，懂吧？我眨眨眼，似懂非懂。他见我还不明白，索性直接告诉我：这种直接用种子种的橘树没有生育能力。我听了大为惊讶，问他嫁接一棵能结橘子的橘树也不行吗？他回答得很干脆：不行，是基因问题。这让我大为失望。

我和妻商量，不结果就不结果吧，就当绿植养，好歹也能给屋带来些养眼的绿色。可渐渐发现，这两棵橘树开始分泌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，让人很难接受。我和妻先想到的是把它们送人，可又觉不妥，有言道：己不欲勿赐人。可直接扔掉，又觉得实在可惜，加上女儿养的时间已有五年光景，虽说是棵不通人气的树，可也是有感情的。最后决定，把它们栽到楼下小区绿地里，是死是活随它自己造化吧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这橘子是南方植物，即使栽下后活了也是暂时的。它逃不过冬天，冬天一定会把它冻死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走一步是一步吧。

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，天渐渐沥沥下着小雨，我将这两棵橘树从家中盆里起出来，拎到楼下，准备栽在绿地里。住一楼的年轻夫妇，见我忙着挖坑儿，男的我问：这橘树您不准备要了？我说不要了。他说：那我们一棵行吗？我说：行啊，两棵都给你们也可以。女的说：不用，一棵就好，两棵没地儿放。说完，两人高高兴兴地拿一棵，回家栽去了。我把剩下这棵认真栽好，希望它能在户外好好活下去。

自那，这窗外便有了牵挂。我家住二楼，在厨房做饭时，有意无意往外瞥一眼就能看见这棵橘树。开始几天，叶子有些打蔫，整棵树像人得了病似的，精神不起来。好在那几日雨水很勤，阳光温和不烈，十几天后，叶子一天比一天支棱，渐渐变得水灵翠绿起来。我和妻倍感兴奋，心里清楚：这棵树是栽活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感觉这棵橘树在户外比在室内快活多了。它不再透过玻璃直接就可以接受阳光的沐浴，有天然的雨水浇灌滋润，有舒爽的风吹拂。常有麻雀、蝴蝶、蜻蜓落在它的肩头……它开始活成了一棵自由的样子。我和妻很欣慰，觉得早就应该把它移栽户外，过这种花鸟云天相伴的自然生活。

夏天好时光瞬间逝去，转眼已是暮秋时节。小区绿地上的花草日见衰败枯萎，路旁的柳树榆树黄叶纷纷飘零。只有这棵橘树不然，它孑然立在那儿，叶子不枯不凋，一袭深绿格外醒目。我猛然意识到：这生长在南方的橘树是不曾领教过北方冬天的，接下来它的日子该难熬了。果不其然，头场雪落下来的时候，绿地上所有的植物都卸掉了夏装，光秃秃身子，待捂上雪被，准备过冬了。而只有它不啻于时地扎煞着一枚枚深绿的叶子，把飘落的雪花托举成一片片小小的云朵，在凋敝的景色中生出丝丝凄楚的诗意。

渐渐地，我发现它那托举着积雪的深绿色叶子开始变白，待到冬至的时候，那叶子已经跟积雪溶为一色，俨然一棵秋后结满棉花的枯树了。又过段时间，大概是在元旦后春节前，某天，我蓦然发现，那些托举着积雪发了白的叶子终于不堪重负，不知啥时全部压垮掉光了，只剩下一树发白的枯枝，在寒风中瑟瑟晃动……

天暖了，又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到来了，我一直在心里默默祈祷：让这棵饱尝了寒冬之苦的南方橘树活过来吧！让它发芽吧！我晓得，这种可能是一种奇迹，可奇迹未必就不会发生。我一直盼望着。

南湖春意

□赵连伟

好境由人

冬天，南湖水在冰下冬眠，冰层在厚厚的雪被下酣睡。游园人都喜欢到冰面上走走，既踏雪，又踏冰，感觉倍儿爽。双脚如笔墨，可在白画布般的冰面上随意勾画，抵达自己想去的岸。在冰上走，会联想到夏季，自己现在脚踩的是湖水，冰面带给人一种恍恍惚惚的穿越感。

喧扰的都市里，人们在一块纯洁的冰世界上寻找童心，取悦自己。南湖公园湖心岛北侧冰面，被圈起几个滑冰场，整天热闹劲爆。有对六十多岁的夫妇，在湖心岛南侧近岸冰面上，清出一块二十米长、四米宽的小冰场，他们七八岁的孙子在小冰场上滑着爬犁，爷爷正整理自制的单腿驴，我主动和他打招呼：“是单腿驴吧？”“对，单腿驴，过来滑滑吧。”

我翻过白钢围栏，来到他跟前，接过他手里的滑冰杖，踏上单腿驴，滑了三圈，过过瘾，下来了。他诚邀我：“再滑几圈。”我又踏上，滑了几圈。这是我童年时酷爱的游戏项目，没想到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动作要领一点儿没丢。找回童年的感觉，没有比这更开心的。

那天，长春突然迎来高温天气，冰面上的积雪转眼间全化了，像是幻梦一场。南湖的空气里有股春天的气息，掺杂着夏天的热感。

严寒期的冰，玻璃般透明，被冻出一条条酷似干旱土地上的龟裂缝。冰层看起来，仿佛由无数奇形怪状的冰砖严丝合缝拼砌而成，纹路里似乎深藏着建筑艺术的美学奥秘。积雪融化后，雪水缓缓渗入冰缝，晶莹剔透的“冬冰”，慢慢变成了混浊危险的“春冰”。

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，湖心岛贴近南岸边的冰面，

已化开半米宽水面。就像潜水能力超强的抹香鲸，总要适时浮出水面换气一样，在冰盖下憋了一冬的湖水，也急着换口气。冰心肠好，很理解湖水的心情，先在岸边为它们欠开一条缝，湖水立刻感觉舒坦多了。

岛上一只花栗鼠的出现，出乎我的意料，我已一冬天没见到它们的踪影。冬天里，我时常想起它们，花栗鼠们都到哪儿去了呢？肯定是钻进大柳树上的树洞里冬眠了。那也挺好，冬天冷，食物少，冬眠是最佳选择。眼前的这只花栗鼠，见了我也好奇，和我对视一下。我用眼神和它打招呼，你好花栗鼠。我心想，抓紧吃东西吧，看你瘦成啥样了。它本该蓬松自信的尾巴，像被火燎过似的，光秃可怜。它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，向前方的那棵油松跑去。那树下，有好心人为它们准备的杂粮。

公园里的灰喜鹊很常见，它们嘎嘎的叫声，俨然成了园中的主题音乐。有位鸟类专家曾跟我讲过，南湖公园景区有两百多种鸟类，当然多数是候鸟。在初春的一个上午，我见到一只大斑啄木鸟，立马兴奋起来。它在一棵大杨树上啄了一会儿，“哒哒哒”，又飞到另一棵枯榆树上，“当当当”。它像一位高超的琴师，每棵大树，仿佛都是它弹奏的不同乐器，活树、枯立树；实心的、空心的；蒙古栎、黄檗，它总能激活每棵树身上一直沉睡的独有音调。它不停地换琴，好像在炫耀，谁也没有它的琴多。我在朋友圈里发啄木鸟照片，有位南方朋友留言：天这么蓝。他注意到啄木鸟头顶的蓝天。长春的春天，有时风和日暖，没有一丝云彩，露出“长春蓝”。但有时也会刮起大风。大自然的魔术里，总会变出你意想不到的脸。

春风无语，但南湖里日渐增多的鸟儿，好像都在听它指挥，替它报春。

煤山雀身小，胆小，它们总是在大树的上部飞落，与人保持较远距离，我只能拍到它们的腹部。大山雀胆子大，前几天，我在离那座《读书》雕塑三四米远的灌木旁，拍到了它。它白脸颊，黑脑门，黑脖子，一条黑线从白色胸脯间延伸到腹部，那样子像穿着一件特制的黑白相间的马甲，它胖乎乎的，可爱逗笑。它爱“叽叽”地鸣叫，准确地说，不是“叽叽”，我在汉字和拼音里，实在找不出与它的发音相吻合的字和拼法。人类至今也没能为鸟类贡献出一部《鸟语词典》。

季节的转换，有别于时间的一直向前，它总体向前，但有时会犹豫徘徊，偶尔还会倒退，比如倒春寒。有时一场雪、一场雨，或气温的骤变，会陡然加速季节向前或向后进行的步伐。一场绵绵的夜雨过后，第二天上午，我忽然发现公园林中石板路边，冒出来一堆堆形态宛如芥菜一样的绿草，它们是白屈菜。春天恍若突然降临到这片树林里。春天总是让人琢磨不透，如果你想探究，是哪一株嫩草最先拱出地面，哪一条返青的柳枝上最先萌出芽苞，春天会笑话你的。



拉法山游记

□赵中辉

多少次梦中与你相见
道不尽我的思念
而今你就在我面前
故事就这么简单

相思是一种魔力
相遇是一切美好
相知是一首情歌
相恋是一壶老酒

相逢了你的容颜
我却怯怯不敢登攀
我是你虔诚的仰慕者
你是我心灵的彼岸

你静美安详就在这里
我苦苦追求却迷失云雾
开启心与心的电波
我愿与你生命中对接

请给我倔强的勇气
让我伸出坚强的臂膀
拥抱你不朽的青春

请接受我的景仰
你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希望
这是爱的力量

拉法山
七彩的画卷
拉法山
最美的遇见

冰凌花

□石宪

无意间，走近了你
早春的精灵，藏在雪窝里
是一朵花，也是一封信
寄往春天

傲雪迎霜后，在吉林大地绽放
不会冻僵
凉爽的山河之上，点缀的黄金
万物荣归，春山如笑

你像手牵花针的绣娘
不怕春天的脚步迟滞
一朵和另一朵攀谈
与和煦撞个满怀，织就春阳灿烂

在冰雪静默的源头
你们成为一曲动人的支流
用热忱流淌，用如金的颜色
奏响春天最美的华章



行吟吉林

吉林省省级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早春，长白山脉里的风还多少有些料峭。我便迫不及待地回到大通沟，沿着新修的平坦乡道，驱车扎进故乡的村庄里。过了石桥，一株生长了几十年的“拧劲子”在风里轻轻晃动，像是在欢迎远方的游子回归山里。

村里，雪还没有完全融化，一条条小水流冲刷出的冰沟都挺深，小河边还能看见一层薄薄的冰碴儿。水最能感知时节的心情，欢快地从山谷里流出，蜿蜒曲折，丝丝缕缕地汇聚成小溪，向着远方的江河流去。暖阳，就照在老乡的家门口，小猫慵懒地在杖子边伸着懒腰。不知是谁家的几只土狗，远远地跑了过来，朝我不停地吠叫，好像告诉这是它们的地盘儿……

顺着进村的路往上走，就可以走进山里。每年的春秋两季，我常回到山里溜达。碰到去清理池塘的老哥，边走边聊。他告诉我这几年山里林子逐渐密实起来，动物也逐渐多了，经常有鹿、狍子、狗熊、野猪到池塘边喝水。听到他的话，我往山里走时就留意地看了看，空旷的薄雪地上还真有横着或斜着的一串串、长长的印记，我从小在山里长大，知道这是兽有兽道。

阳光漫洒在林子间，山里的红辣子、飞龙儿和一些不知名的鸟儿，不时地会站在树上叫几声。多年前，这里离矿井较近，村子里人也不少，曾经是生产队开荒的地方，也是矿井取坑木的地方。现在当年的撂荒地、梯田已经被厚厚的落叶松覆盖了。沿着山间的小路往上走，冰雪融化的空山，顺着山往下淌涓涓地汇聚流淌，山路很泥泞，有着厚厚的腐殖土。登到半山回望，远处层峦起伏的针、阔叶林带，在风的催促下，发出低沉的唰唰声，像是一首愉快的歌儿。花栗鼠和松鼠已经开始在林间活动，并不时地在树上瞅瞅我。我想在半山坡歇歇脚，却看见树下有些干草、树叶的半圆形露出的地方，昨晚肯定是有野猪群在这过夜了。想着想着眼前仿佛浮现出有着獠牙横冲直撞的大野猪，渐渐地觉得背后有些凉凉，顺着原路又折返回山下。此时冰雪正融，林木透着飒飒的身姿，山里的风多少还有些凉意。

春光催人，冰雪渐融，转眼就到了四月的中下旬。长白山区的暖阳也渐渐升腾。从微信圈里看到村里的人已经开始备耕了。周末驱车往山里走，看到路边的山野间不时地有三三两两的车停着。三五成群的人们，穿着艳丽的衣服，拎着小筐在尚未整理的田间地头挖婆婆丁、小根菜、荠菜。有的晒着太阳，有的拿起手机拍着春野里的景色。通沟河支流的小河边毛毛狗都挂上了枝头，山间阳坡的阔叶林也都萌生出了黄绿或毛茸的枝芽。再往山里走，一条条小河流儿充盈着水的律动，欢快流淌。安静地坐在小河边坐下，就能听到潺潺的流水声，透着清脆脆的音符，让人赏心悦目。

路过山脚下的池塘，冰雪尽融。碧绿的池塘里小鱼成群地浮上水面，享受暖阳的照拂。林木倒映在池塘里，和成群的小鱼交映在一处，构成了一幅难以描述的春日美景。春阳渐高，池塘里发情的林蛙纷纷跃上水草或池塘边，成群发出鸣叫声，在空旷的山谷里传出很远，和风声、鸟鸣构成了一曲独特的林间乐章……

独自走在上山的小路上，又碰到了上次遇见的老哥在清林。他告诉我，不要走上上次进山的路，往左前方一直走也能到山顶。再有半个月，山上青石砬子上的映山红就会盛开，成片紫红色的山花和砬子辉映着，可漂亮了。我有些踌躇了，是等半个月再来，还是直接登顶呢？我说既然来了，就走走看看吧。他说，好，一会他也往山上走。

沿着山路向上走，周边的林木比较整齐，应该是退耕还林栽植的人工林，有落叶松和白桦。攀登到半山腰，林子逐渐密了起来，阔叶林和落叶松交织着，还有些藤系植物，路边的小野花不时地冒出三三两两。接着往山上走，就开始有了厚厚的落叶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一簇簇黄色的小山花，开始小片地冒了出来。再往上走，在一片向阳的斜坡上，猪芽花，还有不知名的成串的紫色野花在白桦林底铺陈开来。山间的鸟开始多了起来，不停地在枝头鸣叫。攀登了一段陡坡后，隐隐约约地透过树林，仿佛能看见青石砬子，就来到了一片缓和的平坡。红松、柞树和山核桃树构成了一道林带，穿过去让人眼前一亮，黄色山野花成片绽放，紫色的猪芽花吐露着娇嫩的花蕊，乳白色的野菊花向阳而生，如同一片片花毯铺在林间。

这时，阳光正暖。久违了的戴胜鸟在山林里穿梭飞翔，不时地在树上整理着羽毛。鸟儿周边落叶很厚，周围很大的一片林底植被像是被人翻过一样，这是野猪群在寻找植物的果实和根茎留下的印记。林间的鸟儿也多了起来，飞来飞去像是在筑巢。前方的不远处几座青色的石头砬子矗立在山梁上，看着距离较近，可走过去还是挺远。终于走到约有人高的青石砬子脚下，看到砬子上长着类似雪花瓣似的青色苔藓。几座砬子斜横着分布在山梁，周边都是硬杂木林子。我在那看了一会儿，然后顺着岩石的裂隙向制高点攀爬，胳膊粗的圆枣子藤环绕在陡峭的崖壁上，费了不少劲儿终于攀爬到了岩顶。厚厚的落叶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岩石上印刻着雨雪的洗礼，长满青苔的岩壁和裂缝间长出的树木仿佛在昭示着生命的顽强。站在蔚蓝的天空下，从青石砬子项向远处眺望，一座座山层峦叠嶂，风吹山林的低啸，伴着微拂吐绿的枝芽，像是在招手欢迎春天的到来。

此刻，沉浸在山林间闭上双眼，让自由的风牵引心灵，带你去感受远方的一座座山、一道道梁、一条条小溪、河流的低吟，听它们倾唱着草木蔓发春山可望的美……



春山可望

□王宝玉

老家叙事